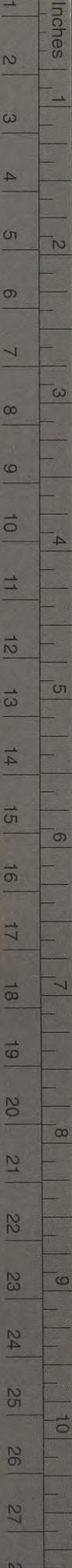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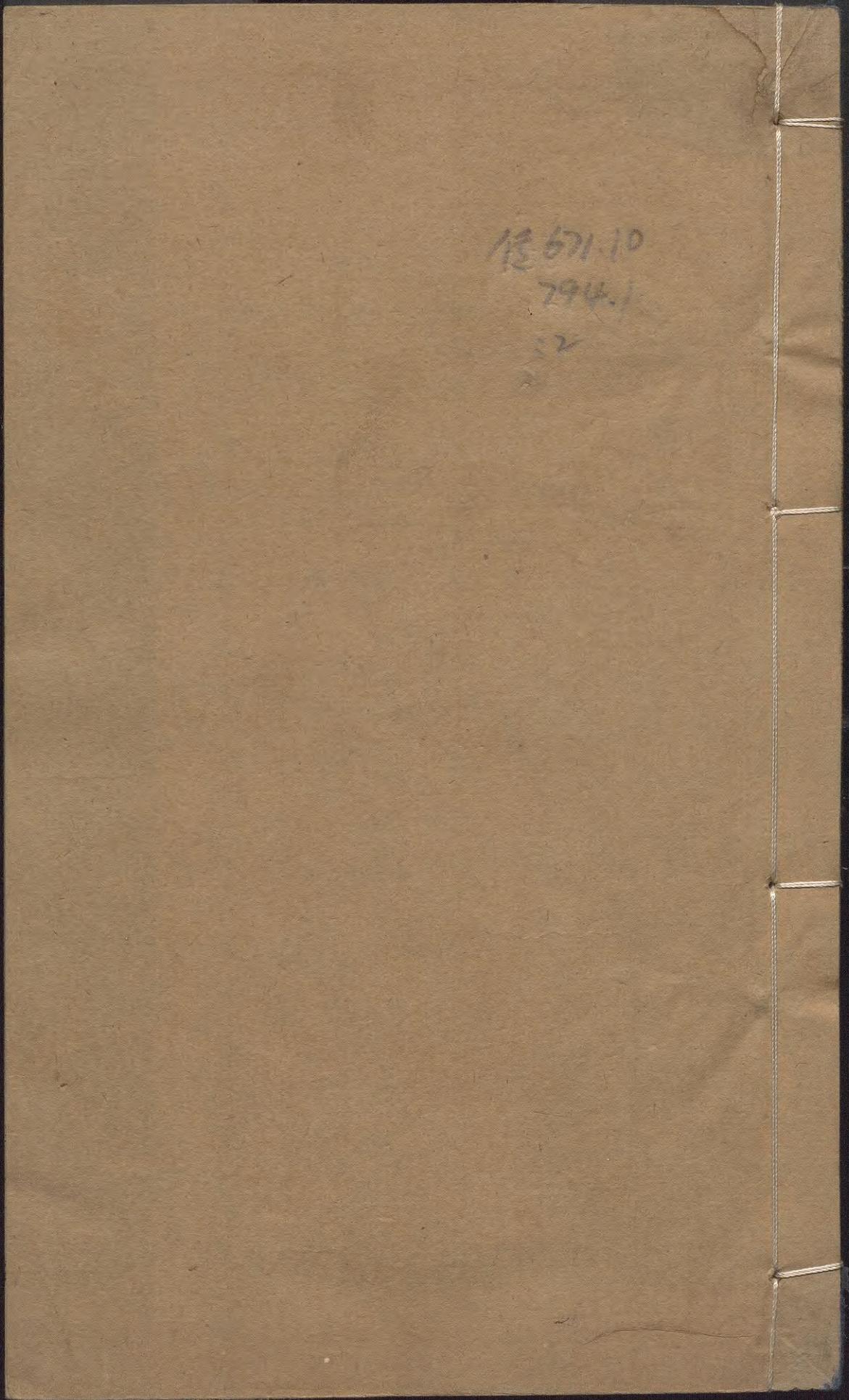




Inches
Centimetres



Kodak Color Control Patches



13.671.10
794.1
2

建文年譜卷二

草莽史臣東萊趙士喆纂修

男濤音註

巳卯建文元年

師二十三歲為帝

春正月庚辰朔大祀 天地於南郊

從信錄曰祀天地于南郊奉太祖高皇帝配先是

上御奉天殿誓戒百官夕宿文華殿齋宮巳卯出

舍皇邸尚食進素食庚辰子夜展事上脫舄登大

祀殿秉圭瓚興伏拜蹠如禮味爽還宮御奉天殿

受羣臣朝賀方孝孺進郊祀頌上嘉納之

遣儒臣告于五嶽

致身錄曰遣往衡山告卽位也元旦上受朝賀畢謂侍臣曰朕奉天地山川之靈以登大寶改元伊始將告五嶽其命儒臣以往閣臣擬彬往衡山初六日陛辭三月報命

勅修 高皇帝實錄

以翰林學士董倫王景彰爲總裁以太常少卿廖昇侍講高遜志方孝儒爲副總裁以博士王紳教授胡子昭知縣葉惠忠審理楊士奇訓導羅恢長

官司吏目程本立等充纂修官後廖昇胡子昭葉惠忠程本立皆死于壬午之難王紳先卒倫景彰迎附本立蓋伊川之裔紳待制禕之子也

尊 考妣爲帝后封三弟爲王立子文奎爲 皇太子

詔尊皇考懿文太子爲孝康皇帝廟號興宗皇妣懿敬妃常氏爲孝康皇后繼母呂氏爲皇太后封弟允熲爲吳王允燧爲衡王允燾爲徐王立子文奎爲皇太子先是皇考諡懿文帝御名允炆太子

名文奎識者以爲儒生之常不類帝王氣象建文改號成祖聞而訝之曰胡重複乃爾使臣民遍呼年與諱同無乃不祥乎靖難後興宗及二后皆復故號吳王降封廣澤王衡王降封懷恩王徐王降封敷惠王尋以憂死皆無後太子文奎依廖平出亡易姓莫知所終

詔薦賢養老贖民鬻子減田租

二月 命暴昭等充採訪使分巡天下問民疾苦

帝尊賢禮士慕古道行養老禮賜高年粟帛有差

墾田興學旌孝賑貧掩骼埋胔贖民鬻子又命都御史暴昭侍郎夏原吉等二十四人充採訪使分巡天下問民疾苦考察官吏暴昭當分巡北平得燕府動靜具以上聞時帝方力行仁政民皆悅之僧道衍每謂燕王當圖大事王密語道衍以人心所向道衍大言天之所向何論人心于是靖難之計決矣

三月丁巳 帝祀先師于太學

上齋戒往盥獻拜跪如宗廟禮遂御彝倫堂見師

生資鈔幣有差

附錄博士黃彥清閒步于市見兩兒食棗退讓有禮坐其旁觀之食畢餘一棗幼者遜其長者長者不受推遜良久遇句者舉以授之又見有得紗于街者輒拂其塵置之高潔處以石壓之而去彥清嘆曰何風俗之厚也明日入朝講述其事且曰陛下德化雖中牟三異何以過此上曰昨日宮中二人毆譁聲徹內朕諭曰朕寬刑尙德爾獨犯教意者朕有乖德與行事無禮與外仁義而內實多欲與悻然感愧自責二人始叩頭謝過夫一宮之內尙未能齊斯言何可當也彥清拜賀曰萬邦時雍而有子獨傲四方風動而有弟未諧宮人相爭是其常事陛下引爲已過愈見盛德

夏四月史仲彬諫改官秩不聽

用壽州訓導劉亨言乃與方孝儒等議大加更定彬具疏大略以安靜法祖爲言會金華樓璉亦上疏稱引孟莊子之孝上于樓疏批此與昨史仲彬疏同意此正所謂知其一未知其二者六卿果可

卑于五府耶祭酒猶可在太僕下耶假令皇祖而在當必以更定爲是羣臣勿復言

秋七月壬申靖難兵起赦程濟以爲翰林院編修

先是燕王稱疾不出每問僧道衍以起義期對云未可至是朝廷命都督宋忠調馬步三萬屯開平凡燕府精銳皆調隸麾下遣內臣逮燕府官屬又密敕張信令手致燕王信密以告王王召道衍及張玉朱能等共計能曰先擒曷貴餘無能爲矣王曰當以計取之乃依內臣所逮者坐名收報以付

曷貴曷貴入爲伏兵所縛粹葛誠下殿責問不屈皆斬之伴讀余逢辰泣諫而死燕王遂移檄天下稱遵祖訓誅姦臣以清君側旬日之間取通州薊州破居庸執宋忠進取永平報至京師上下震駭帝思濟言乃赦之以爲是職俾參北征諸軍事

草莽史臣曰此程濟知名之始然時人實莫之知雖在軍中主兵者弗能用也嘗聞徐州之捷諸將立碑紀功或見濟夜往以酒脯祭碑莫解其故後文皇乘勝過碑下讀之大怒命壯士碎碑道衍卽

止之曰此姦黨名也錄其名碎之何如然壯士一擊濟之名已先脫矣其神如此

贈故翰林待制王禕爲學士謚文節

禕洪武中使雲南梁王欲降之不屈爲其所害至是以其子紳請得謚靖難後改謚忠文

江北蝗 詔求直言修實政

有司請捕蝗上曰朕以不德致蝗又殺蝗以重朕之過臣民其極言朕失有司其赦疑獄捐逋賦賑窮乏以修實政是歲蝗不爲災更有秋

谷王橐遁歸京師谷府長史劉璟上書不報

璟字仲景誠意伯基之次子也慷慨有大節太祖甚器重之以爲谷府長史又命兼攝北方各王府事嘗奉使至燕燕王與璟奕王曰卿獨不少讓我乎璟正色對曰可讓處臣不敢不讓不可讓處臣不敢讓王心憾之至是從谷王至京陳時事凡數千言尋謝病歸靖難後遣使召之親友皆賀曰公且爲魏徵矣璟斥曰爾謂我學魏徵耶旣見上猶稱殿下語不遜下之獄遂自經死璟深通韜略識

者多惜其策之不見用云

八月癸亥長興侯耿炳文帥師及靖難兵戰于真定王師敗績 詔以曹國公李景隆代之

時命將出師皆出齊黃籌畫帝惟坐便殿與諸學士討論周官于是炳文以長興侯佩大將軍印率師三十萬八月癸酉次于真定遣楊松進據雄縣壬子靖難兵破雄縣松死甲寅戰于鄭州潘忠被執癸亥炳文率左將軍李堅右將軍甯忠與燕將張玉朱能等交戰王與邱福以奇兵繞出其背夾

擊之炳文大敗走入城斬首三萬有奇死于滹沱者不可勝數敗衄報聞帝大驚召羣臣問計黃子澄對曰勝負兵家之常無足慮調兵五十萬四面攻之衆寡不敵其成禽必矣問孰堪將子澄曰曹國公文武材也帝以爲然賜景隆通天犀帶餞之江滸又賜之斧鉞召炳文歸

九月御史尹昌隆上疏勸 帝讓位於燕王御史金焦侍書史仲彬面劾請誅之弗許

致身錄曰時燕藩稱兵已兩月矣昌隆手疏面奏

勸上讓位守藩廷臣愕然彬執笏揮之曰天下乃太祖之天下非皇上所得私授者一人逆命遂舉而授之尤而效之又何已焉選將募兵今日急務臣竊見魏國公徐輝祖忠義性植知勇絕人以當一面燕可平也昌隆狂言惑世請速加誅上曰人臣之義當以仲彬爲正昌隆素有敢言之風其勿以爲罪

遼國紀曰昌隆泰和人丁丑進士任御史嘗諫帝視朝太晏又疏論朝臣朝臣惡其直謫福寧知縣帝特留之至是言燕兵日迫然觀其來奏屢以周公輔成王爲辭不如遂召之入朝委以國政設有別意卽以位讓之猶不失守藩若沉吟不斷禍至無日將求爲丹徒布衣不可得矣靖難後隆名在姦黨文皇將殺之隆呼曰臣嘗有疏勸讓位奈何殺臣上簡昌隆疏得之赦之以爲太子中允

草莽史臣曰鄭端簡載昌隆于遼國臣紀論者多以爲不當予則謂昌隆膽識亦自不凡其讓位一疏未必非激發當時之意惟自求免死則不值一

錢使果能不愛其生以報故主不且與卓敬高魏相伯仲乎若建文帝不罪昌隆真堯舜之度矣

御史康郁上疏請罷兵不聽

郁疏略云人主親其親然後不獨親其親茲陛下講之有素行之方篤而佐之無人以致激變也今之諸王以親則太祖之遺體以貴則孝康之手足以尊則陛下之叔父彼雖有罪而太祖之遺體不可殘也親之手足不可缺也叔父之恩不可虧也且以二帝在天之靈身爲天子而子弟自相殘戮

則其心爲何如哉臣每念至此未嘗不爲之流涕也此皆殘酷豎儒持一己之偏見廢天下之大公疑之太深流而至此夫昏亡齒寒人人自危者理之常也周王旣竄湘王自焚代王被廢而齊臣又告王反矣爲之計者必曰兵不舉則禍必加燕王起兵今兩月前後調兵不下五十萬乃一夫無獲謂國有謀臣可乎將不效謀士不效力徒使無辜赤子日不聊生出入帷幄者方洋洋自得若無事然彼其勸削藩國者果何心哉諺曰親者割之不

斷疏者續之不堅殊有理也伏願少垂洞察興滅
繼絕迎楚蜀爲周公各俾世子持書勸燕罷干戈
之舉全親親之恩則天下幸甚疏上弗省康郁或
曰韓郁靖難後不知所終

李贄曰此或爲補鍋匠或爲河西傭或爲轉輪藏
頂之二十餘人嘍嘍有聲者皆未可知也大臣生
事禍國一至此哉絕可悲歎齊黃輩雖寸斬終不
足以謝天下矣

草莽史臣曰贄因郁不知所終疑以爲從亡輩此
未見程史所著之書故也大臣生事雖未必然而
誤國之罪則無可解郁所請持書勸燕似乎非體
必不得已而思其中策首斬薦景隆之人以謝天
下拜魏國爲大將軍徙楚蜀于齊汴與秦晉諸王
世其茅土置燕度外修文德以來之或者其禍少
紓乎噫亦晚矣

冬十一月景隆敗績於北平

景隆聞燕王在大寧未返遂帥諸軍攻北平燕府
儀賓李讓與諸將拒守甚堅燕世子選壯士夜縋

砍營南軍擾亂退營十里唯都督瞿能奮勇與其
二子帥精騎入張掖門銳不可當景隆忌其功止
令待大軍同進北平守者夜汲水灌城明日南軍
欲登城遂不可得燕王既還自大寧聞景隆日夜
使士卒植戟立雪中多墮指死謂諸將曰彼違天
自斃其衆吾不勞而勝矣與張玉等列營前進城
中兵亦出內外夾攻景隆不能支宵遁諸營聞景
隆遁盡棄兵糧走德州

省躬殿成

十二月兵部尙書齊泰太常寺卿黃子澄有罪免
時景隆出師屢敗子澄等匿不以聞帝一日問軍
中勝負如何子澄曰兵交數勝但天寒士卒難堪
待來春大舉帝信之加景隆太子太師遣使賜貂
裘珍醢至是以燕王表列二臣罪狀暫罷之實陰
使籌兵如故

草莽史臣曰此陽罷謝燕其書有罪免何也正二
臣之罪以實其當斥也書其官者媿之也觀匿敗
爲功之事則康郁所陳猶未蔽其辜矣二臣卽慷

慨捐生不足償誤國之罪而况圖苟免乎故下書
逃奔以深罪之

庚辰

建文二年

師二十四歲為帝

春二月甲子

詔改都察院為御史府

帝自即位即省州縣汰冗員至是詔曰頃以治獄
煩興易御史臺號都察院與刑部分理庶獄今賴
宗廟神靈斷獄頗簡其仍漢制為御史府專糾貪
殘舉循良匡政事宣教化務為忠厚以底治平
朱鷺曰建文志切養民而所為多戾傳曰琴瑟不

調甚者必解而更張之當時甚乎不甚乎是正學
之過也然在後世民殘于多牧祿糜于冗員則汰
官省邑二事固亦有足採者未可謂建文政事一
概非也

三月朔策試貢士賜胡靖王良李貫等及第出身

時以禮部尚書陳迪侍郎黃觀知貢舉學士董倫
高遜志編修葉惠仲御史王度等充考試官取吳
溥等百有十人胡靖王良李貫及第授翰林修撰
二甲吳溥楊榮楊溥授編修金幼孜陳繼之梁成

黃鉞胡濙授給事中皆知名士胡靖卽胡廣也是時以刑政禮樂爲問中引象及管蔡事廣對策曰親藩睦良人心不搖帝大喜擢第一人賜名靖王良黃鉞陳繼之死難其餘歸附文皇皆以勲業顯永宣間後人稱是科得人爲盛

史仲彬請均江浙賦役從之

致身錄曰時建文帝正值更制彬乃上疏曰國家有惟正之供賦役不均非所以爲治江浙本賦重而蘇松嘉湖又以籍入沈萬三松江史有爲嘉興

黃旭蘇州紀定湖州準租起稅此以繩一時之頑豈得據爲定則乞悉減免以甦民困竊炤各處起科畝不過斗卽使江南地饒亦何得倍之奈有重至石餘者臣往年面奏先帝賦歛太重蒙旨嘉勞特以臣蘇人而史有爲又臣之族屬也恐坐以私未敢盡言幸逢皇上明聖每事以寬敢竭愚忠伏祈採擇疏上詔可蘇松準各處起科松蘇人仍官戶部

夏四月庚申瞿能平安敗靖難兵於白溝河 燕王

來戰 王師大敗能父子死之景隆走

四月朔景隆復會兵德州已未次于白溝河軍六十萬號百萬平安瞿能奮勇先登殺燕兵甚衆明日復戰瞿能敗燕將房寬燕王率精騎數千突入左掖高煦張玉等諸軍齊進王先以七騎馳之且前且卻百餘合南軍矢如注馬三被創三易之王射矢三房皆罄乃手劍左右奮擊劍鋒盡缺而王亦疲矣馬阻于堤幾爲能所及王登堤揮鞭四顧示若有伏兵者能不敢逼安勇甚所向無前斬燕

將陳亨于陣能父子踴躍而前大呼滅燕高煦見事急率胡騎數千與王合陣彼此相持日過晡會旋風起王見南軍陣稍動乃以勁騎繞出其背急擊之遂斬能父子南軍敗列陣大崩聲如雷委棄輜重不可勝計追兵至乘風縱火斬首焚溺蹂踐死者幾二十萬景隆單騎走德州白溝河暴骨如莽過之者莫不悲焉

五月以史仲彬爲徐王賓輔

致身錄曰以彬爲徐王賓輔仍兼原官階長史下

正六品時三王未遣之國長史以下皆直宿內閣
參議事宜見親幸故壬午削迹殆盡焉

注曰賓輔原在長史下吾學編以爲正三品者誤
時三府臣僚知名者有楊士奇爲吳府審理後爲
大學士周是修爲衡府紀善死難楊應能爲吳王
教授與程濟從亡其削迹者皆不可考矣

山東左參政鐵鉉禦靖難兵于濟南景隆歸 闕御
史大夫練子宣大哭請誅之不聽

時鉉以參政督餉軍中李景隆之南奔也鉉及參

軍事高巍從之次于臨邑見諸縣望風奔潰時方
端午二人酌酒同盟慷慨泣涕以死自誓遂趨濟
南收集潰兵燕軍至固守弗下景隆自德州宵遁
而還至濟南擁衆尙十餘萬復敗于燕單騎走帝
召歸闕赦弗誅黃子澄慟哭謂景隆觀望懷二心
請斬之以謝社稷御史大夫練子宣梓景隆于朝
班且哭且訴其罪狀頓首號曰敗國事者此賊也
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姦請先伏誅帝皆不聽
靖難兵南下濟陽教諭王省曾死之

省會以舉人署濟陽教諭聞靖難兵已破德州將臨縣界坐明倫堂集諸生曰此堂名明倫若今日君臣之倫安在與諸生相向大哭以頭觸柱死後濟南人祀之于七忠祠

秋復更官秩改門名

先是陞六部尙書爲正一品設左右侍中正二品改都御史爲御史大夫至是又用方孝孺等議更定勲階倣周官公卿大夫上中下士改承天門爲臯門端門爲應門謹身殿爲正心殿館閣官名更

易尤多改侍讀學士爲文淵博士卽以方孝孺爲之

八月濟南圍解鐵鉉及盛庸復山東州縣 詔加鉉兵部尙書贊庸軍務

燕兵百計攻城凡三閱月鉉隨機應變出奇無窮又詐軍民約降伏勇士甕城候燕王入用鐵闌版下擊之碎其馬首王大怒以礮擊城鉉爲高皇帝神牌遍懸城外兵不敢擊北兵計無所出乃撤歸鉉及盛庸以兵復德州諸縣軍聲大振故有是命

是年冬燕兵攻東昌鉉及盛庸督兵奮擊大破之
斬其將張玉北平震恐後燕王繇他道渡江踐阼
後執鉉至京師不屈大怒磔之籍其家錢士升作
表忠記合暴昭陳迪而爲之贊贊曰耿恭守亞夫
戰鉉兼之當一面昭與迪各宣勞生不濟死無逃
常山舌睢陽齒三人烈同一軌

草莽史臣曰余弱冠應舉會城寓七忠祠祠以鉉
爲首步出西門父老或指示云此鐵布政下閩處
予聳然仰視如見其威神若鉉者忠埒孝孺而才

勝之真睢陽伯仲也以成祖百日苦攻而濟南無
恙區區小寇不崇朝而舉若拾遺後之守臣拜其
祠讀其碑記可不爲猛省哉可不爲猛省哉

辛巳建文三年

師二十五
歲爲帝

春正月朔告凝命神寶於上下神祇

先是上在儲宮嘗夢神人致帝命授以重寶元年
得青玉於雪山廣袤踰二尺二年正月十一日上
將郊祀出宿齋宮復若有所睹與前夢協遂命玉
人琢爲大璽方尺六寸九分親定其文曰天命明

德表正萬方精一執中宇宙永昌其年十二月告成奏名曰凝命神寶至是乃告于上下神祇而藏之仍爲文以示遠邇

饗太廟告東昌之捷

正月辛酉朔聞捷音詔褒賞將士召齊秦黃子澄還朝燕王北還深恥東昌之敗僧道衍日前固言之自此以往皆勝矣與朱能力勸前進二月南下敗盛庸兵於夾河

草莽史臣曰戰勝不書書告捷譏也晉侯獻齊捷于王王以其甥舅之邦而弗之受矧骨肉相殘比諸克敵得勿傷聖祖之心乎時宜下哀痛之詔別作良圖而諸臣狃于處常沾沾自足天下事于茲去矣戰勝不書以勝爲不足恃也不書捷而書告捷以是捷爲不當告也泰子澄無足深責以方氏之才之學而見不及此悲夫

三月史仲彬還自山東見 帝面陳兵事

致身錄曰三年春正月副工部尙書嚴震直督餉山東閏三月彬歸報命轉餉已專責嚴震直矣副

之者曰敵情虛實將士強弱密偵以聞閏三月十八日還朝見上于文華殿奏夾河之役非戰之罪也盛庸智勇深沉當今將略還爲第一至若得張能楚智平元斬將擧旗力戰以死宜急加卹典以爲風厲燕王用兵變化不測用強恃壯親略我陣幸庸結陣甚堅屹不可動復以萬騎逼營越宿鳴角穿營而去蓋恃無殺叔父之諭也軍中多謂皇上失之太仁帝曰奈何已有是命不可反也默然者久之更奏機密十二條帝叱左右曰勿泄因誦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之句叩首而出

王廷宰曰建文敕諸將無貽朕殺叔父名故文皇每戰親突陣然鐵鉞設伏濟南僅中馬首小河之戰平安掣幾及以馬蹶免聖人不死何關人事史君督餉又得察軍情奏機密事亦肺腑之寄也靖難榜列姦黨二十九人已增爲五十餘人而史不與焉正爲爾時無泄之者亦有厚幸矣

夏五月 燕王遣使上書

靖難兵上書請召還德定諸師上召方孝孺問所
宜對曰今諸軍大集而燕兵久羈大名暑雨爲沴
不戰自罷若遼東諸將入山海關次永平真定諸
將渡蘆溝橋搗北平彼顧巢穴歸援我以大軍躡
其後必成擒矣我固欲緩之彼奏適至宜且與報
書往返踰月彼心懈而衆離我謀定而勢合上曰
善立命孝孺草詔言罷兵遣大理寺卿薛岳持報
燕岳至燕軍王問來意岳曰朝廷言殿下且釋甲
暮且旋師王怒曰是給我也岳惶恐不能對將士

譁欲殺岳岳戰慄伏地王令護岳南旋

秋七月平安帥師攻北平弗克遣使如燕

是歲春盛庸有夾河之敗吳傑有藁城之敗河北
盡失六月燕兵南下破濟寧略沛縣焚糧船萬餘
艘平安乘燕兵在外間道襲北平爲燕將劉江所
敗走還真定齊黃輩計無所出孝孺乃進言于帝
謂燕王素崇高煦燕世子恆不自安乘此貽書令
背父歸朝許以燕王之位帝從其策遣張安齎書
至北平時靖難兵中已聞其事煦言于王曰世子

素與太孫善事不可知語未竟世子送書并安至軍前王發書歎曰嗟乎幾殺吾子已而罵曰此輩姦臣吾父子猶思離間况君臣之際乎遂復進兵薛應旂曰按崔銑曰建文務滅諸親悖甚矣尾大不掉誠可虞處之豈無其道燕無不可赦之罪誘其左右與賊其主此兩國相傾莫如之何而後用豈九伐之正哉齊黃誤之希直敗之事危矣陽罷策臣陰令起兵於外大根已仆末幹胡濟蹈拙行詐殆同兒戲故諸臣死國之忠不足贖其亡君之罪也噫銑之言是或一道也但亡君之罪是其謀猷才識之短死國之忠則實出于降衷秉彝之良而天綱人紀之所以植也以彼準此庶幾得尙論之當云

九月翰林修撰王艮卒

艮字欽止吉水人已卯發江西解明年廷試當第一人以貌不稱以胡廣易之置艮第二授修撰聞靖難兵起憂憤不食及勢漸迫泣涕與妻子訣曰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得顧汝哉是夜服腦

子死上聞之遣禮部侍中黃觀諭祭

冬十一月 皇次子文珪生

注曰文珪卽建庶人生周歲遂遭禁錮天順初始
釋年五十餘未幾而卒遂無嗣通紀載庶人爲建
文次子而不著其名王廷宰曰致身錄以爲文珪
珪與堯音義皆同從信錄以爲文圭蓋傳寫之訛
也

賜京官考滿勅命史仲彬乞歸省許之

致身錄曰自轉餉歸請告者凡四不許至是乃得

請皇少子以十三日生查京官歷三年滿者得一
百五十二人帝親製辭彬以前二日考滿皇帝勅
曰國家建官文武殊局中外分曹等最辨職難兼
也爾徐府賓輔兼翰林院侍書史仲彬以明經起
家矢盡忠報國或較書或轉餉或密疏或面陳文
材兼武略俱雄輔藩與襄帝并茂朕資啟沃實用
宏多階爾承德郎妻沈氏爲安人追厥所自父母
有教育之恩忠孝本一致之理爾父居仁從爾階
爾母黃氏從妻階給假歸家以申寵錫父母深恩

今已展矣國家多事爾無忘焉特敕十八日奉旨發中書科謄寫與他二十一日辭朝限三月以裏來京

壬午建文四年

師二十六歲遜位爲僧

春 詔天下勤王

三月史仲彬赴難入京

致身錄曰時北兵日逼詔勤王者分道四出遂依限單騎入京戒其子曰爾父官雖卑被朝廷恩寵見幾引避非所願也萬一有難爾守先帝孝弟力

田之諭以保身成家無爲我慮

夏四月甲戌魏國公徐輝祖帥師及靖難兵戰於齊眉山敗之召輝祖還京是月何福敗績於靈壁

四月丁卯都督何福敗北兵于小河斬其將陳文韓貴甲戌輝祖率京軍援福及北兵大戰自午至酉數十合斬李斌等十餘人于陣斌于燕將以驍勇聞斌旣死北軍皆懼議旋師獨朱能力勸前進會京師傳言燕兵已還帝以京師不可無兵召輝祖還福孤軍無援退于靈壁庚辰燕兵攻破靈壁

何福遁平安以馬蹶被執降者無算識者知金陵不能守云

陳建曰兩敵相持貴進忌退朱能勸進而輝祖召還南北成敗之幾決於此矣謀臣自古繫國安危齊黃方練諸臣輩徒爾戇忠而知兵非朱能匹也安往而不敗哉噫

草莽史臣曰輝祖爲中山冢子報國之忠將兵之略得之庭訓者爲多當日若以爲大將平安瞿能輩爲之爪牙而濟爲謀主何北兵之不可禦哉書戰書敗之敘其績也書召輝祖還譏廟謨之失也書是月敗績滅福之罪之辭也

詔中外勤王徵兵入援

詔曰燕兵勢將犯闕中外臣民坐視予之困苦而不之救也凡文武吏士宜卽日勤王共除大難宗社再安予不敢忘報詔下京城內外無不慟哭者復召齊泰黃子澄遣禮部侍中黃觀等分道徵兵入援觀等奉詔奮不顧家然勢已無及矣

六月庚申靖難兵渡江 廷議巡幸方孝孺等請固

守從之齊泰黃子澄出奔

致身錄曰燕兵渡江李景隆往議割地不許還報上愕然無措羣臣慟哭茹瑺等請幸湖湘王韋等請幸江浙方孝孺謂當堅守京城以待四方之援衆議譁然不決彬獨以方言爲是樓璉亦言效死勿去爲正上微首肯議乃定

通紀曰五月盛庸兵再敗沿江舟師皆降于燕遣李景隆議和景隆遂稱臣勸進帝復遣諸王同往燕王曰勿多言不得姦臣吾必不已帝聞之憂懼

不知所爲問計于方孝孺孝孺陳固守之策帝然其議命谷王穗等分守都門齊泰奔廣德黃子澄奔蘇州子澄又欲與蘇州知府姚善航海徵兵于外國善曰公朝臣無所不可善唯守土不敢從齊黃旣遁帝歎曰事出汝輩而舍我去乎徘徊殿廷長吁不已

陳建曰齊黃謀國親信之臣與建文同休戚者也付托不效只合守死與社稷同其存亡泰乃以徵兵避難子澄欲航海逃于外夷二人之不如方侍

講周紀善遠矣

甲子靖難兵次金川門乙丑谷王橧及景隆以城門獻兵入京師大內火 皇后馬氏崩

致身錄曰先是燕兵薄城下都督徐增壽謀降魏冕廷殿之至是在左順門語同列皇上必面縛出降乃可冕與彬亟請加誅帝怒甚下殿手刃之復請誅景隆手詔召來使未至而門已獻矣

皇明通紀曰時北兵駐龍潭慮京師繕完守禦或四方有勤王者日夜爲攻城備乙丑昧爽燕將劉

保攻金川門谷王橧及李景隆開門以迎燕兵燕兵畢入帝知事去遂縱火焚宮死者甚衆皇后馬氏赴于火而死後燕王清宮詰帝所在宮人指后尸以應王遽出之灰燼中伏而哭曰吾之來意欲爲周公輔成王耳小子無知乃至此乎問羣臣當何以葬之學士王景彰以爲宜用天子禮時宮人屠戮略盡唯得罪建文者迺免遂爲帝發喪輟朝十日

鄭曉曰予好問先達建文時事皆爲予言建文君

寬仁慈厚少好禮樂不喜任法律摻切人靖難兵起不以爲意卽有敗狀聞直謂多發兵盪平在旬朔間耳諸將統兵者又多懷二心以故成祖至不戰而潰予至建業聞之江上老人曰文皇迺天授建文君何尤

草莽史臣曰鄭端簡述父老言謂建文無失德而文皇爲天授信也然盡以亡國委之天而不按其人事則亦非也建文之所以亡者大抵臣躁愎而寡謀君優柔而弗斷兵興前後其失者不可勝言

最可惑者君臣慟哭之餘旣決策死守復不講守禦之方安坐深宮使景隆開門延敵嗚呼是誠何心哉成敗論人英雄所恥建文之敗則理有固然僭爲之評以告後之謀國者

帝遜位夜次於神樂觀始與諸臣爲師弟子

致身錄曰大內火起帝從鬼門遁去從者二十二
人時六月十三日未時也帝知金川失守長吁東
西走欲自殺翰林編修程濟曰不如出亡少監王
鉞踉進曰昔高皇帝升遐時有遺篋曰臨大難當

發謹收藏奉先殿之左羣臣齊言急出之俄而昇一紅篋至四圍俱固以鐵鎖亦灌鐵帝見而大慟急命舉火焚內程濟碎篋得度牒三張一名應文一名應能一名應賢袈裟帽鞋剃刀俱備白金十錠朱書篋內應文從鬼門出餘從水關御溝而行薄暮會於神樂觀之西房帝曰數也程濟卽爲上祝髮吳王教授楊應能亦願祝髮亡監察御史葉希賢毅然曰臣名賢應賢無疑亦祝髮各易衣佩牒在殿凡五六十人痛哭撲地俱矢隨亡帝曰多

人不能無生得失有等任事著名勢必究詰有等妻兒在任心必掛牽御史曾鳳韶曰頃卽以死報陛下帝麾諸臣大慟引去若干人九人從帝至鬼門牛景先以鐵棒啟之若不用力而卽瓦解者出鬼門而一舟艤岸以待十人乘舟舟人頓首帝問汝何人何爲至此對曰臣神樂觀道士卽前皇上賜名王昇昨夢太祖高皇帝緋衣南向御奉天門令兩校尉縛臣詰曰汝提點秩六品爲何臣頓首謝不知曰明日午時可于後湖艤大舟至鬼門外

伺候汝周旋弗泄後福未期不然難逃陰殛臣是以知陛下之來也今晚憩息觀中徐議行止舟止太平堤畔昇起導前閒步至觀已薄暮矣俄而楊應能葉希賢等十三人同至共二十二人兵部侍郎廖平襄陽人刑部侍郎金焦貴池人翰林院編修趙天泰三原人江浙按察使王良祥苻人四川參政蔡運南康人刑部郎中梁田玉定海人監察御史葉希賢松陽人翰林院編修程濟績溪人中書舍人梁良玉梁中節俱定海人宋和臨川人郭

節連州人刑部司務馮灌黃巖人鎮撫牛景先沅人王資楊應能劉仲俱杞縣人翰林院待詔鄭洽浦江人欽天監正王之臣襄陽人太監周恕何洲海州人徐王府賓輔史仲彬吳江人上曰今後俱師弟稱呼不拘禮數諸臣泣諾

程濟從亡隨筆曰兵入金川門帝徘徊殿廷欲自殺召羣臣問計濟請出亡帝曰敵兵四集且朕病足不能行奈何濟曰臣素習遁甲出南方可免少監王鉞以所藏高帝遺篋爲請帝命取發之有僧

牒衣具三帝嘆曰數也時與御史葉希賢吳王教授楊應能名符各祝髮分佩其牒濟袖出黃冠自易羣臣知其事者五十餘人皆願隨亡帝令散去以太子付廖平先行帝獨與濟及梁良用潛出西華門詣河得空舟良用鼓柁而行抵南門舍舟而塗良用自赴水死濟掖帝出城走神樂觀宿道士王昇軒應能應賢及金焦吳成學趙天泰蔡運梁中節梁良玉梁田玉宋和郭節馮灌王資牛景先劉仲郭良史仲彬鄭洽王之臣黃直內官周恕何洲皆來會帝曰此後當以師弟稱各訂約散去適史仲彬家有舟在通濟門橋下明晨師入舟葉楊鄭史程五人從時壬午六月十四日也

馮時可曰婁江王元美嘗謂予曰建文實自焚于火世所傳髡緇爲僧者謬然歸自田州葬于西山者又何人耶予以癸未游于黔西永洪庵其庵在萬山深處僧徒皆謂建文曾駐此三十年尙有墨迹後自黔而越不知所往又云君初來時兩比邨與俱未幾卽去兩比邨抑葉與程耶抑當時物色

之急不能常捍禦耶

錢士升曰彬所紀出鬼門事與濟稍殊意所謂鬼門亦疑兵也觀牛景先家得禍可見噫鉞之啓昇之夢非皇祖之靈於昭不爽乎彬不易服不遠遁始終周旋亦可謂能致其身者矣

王廷宰曰震澤紀聞云高皇帝嘗問劉誠意何術以教我嫡孫誠意以小篋進比建文發篋泣曰伯溫教我也王元美駁其非是觀史君書不及此其附會無疑世但知有楊應能度牒不知有應賢應

文元美號精核因此書未出遂以臆斷信立言之不易也遇岑瑛時不佩應文牒而佩應能牒總不可作株守之見耳

草莽史臣曰觀諸家說則建文遜去益可以無疑矣馮氏之言在史程二書未出以前故多揣摩影響語然已不服太倉之論况二書之既出乎二書頗有牴牾如艤舟史以爲王昇程以爲良用從亡史有王良而無吳成學黃直程有吳黃而無良錢氏之論多主程廷宰之論多主史予不敢輕左右

袒願博雅者之更詳之

丙寅 師適吳江依史仲彬

致身錄曰廖平曰諸人願隨固也但隨行不必多更不可多就中無家室累并有膂力足捍禦者多不過五人餘俱遙爲應援爲便師曰良是于是環坐于地酌定左右不離者三人比邛楊應能葉希賢道人程濟往來道路給運衣食者六人馮灌時稱塞馬先生時稱馮翁時稱馬公時稱馬二子郭節時稱雪庵後稱雪和尚宋和時稱稽山主人時

稱雲門僧時稱槎主趙天泰適衣葛稱葛衣傭時稱天肖子王之臣家世補鍋欲以作生計號老補鍋牛景先稱東湖樵時稱東湖主人師曰吾今往滇南依西平侯彬曰大家勢盛耳目衆多况新主諒不釋然能無見告不若往來名勝東西南北皆吾家也弟子中有家計而足備且夕者駐錫于茲有何不可師曰良是更舉七家廖平王良鄭洽郭節王資史仲彬梁良玉師曰此可暫不可久况郊壇所在明日必行將何所之衆擬浦江而鄭洽亦

曰族俱忠孝可居也夜分師病足骨度不能行微
明牛景先與彬步至中河橋畔謀所以載者有一
艇來聞聲爲吾鄉人急叩之則彬家所遣以偵彬
吉凶者也與牛大快亟迎師且至彬家諸人從之
且喜且悲同載八人爲程爲葉爲楊爲牛爲馮爲
宋餘俱散走期以月盡更晤

壬申葬 故后馬氏以天子禮

草莽史臣曰帝遜位矣其書葬故后何居辨疑也
何疑爾疑后之爲帝也成祖入宮得后尸于煨燼

目以爲帝而禮葬之以定人心然時人之疑信者
半以太倉王氏之多聞猶不免于耳食況他人乎
書崩于前書葬于後所以斷天下之疑云爾

癸酉 師至吳江諸弟子來會

致身錄曰取道溧陽依叔松隱所不納八日始至
吳江之黃溪奉師居所居之西偏曰清遠軒衆出
拜師亦大適明且改題水月觀親筆篆文閱三日
諸弟子皆至彬家相聚五日師命之歸省

從亡隨筆曰沂舟繇丹陽抵吳江至仲彬家彬栖

師于別所水月觀師賦詩曰細雨披楊起綠烟水
紋如織影湘簾午鐘何處偏來耳不似西宮奏管
絃吳成學來會已祝髮稱雪和尙亦稱雪庵尋辭
去師以詩送之云江水無情去不還惟留兩岸好
青山輕雲藏跡能歸岫不向東風見素顏雪遂人

蜀

秋八月旣望 師去吳江適雲南應能應賢程濟從
致身錄曰八月十五日新皇帝追彬勅命師逸去
新皇帝卽位之九日編籍在仕之臣遯去者四百

六十三人卽日削籍戒無齒及八月著禮部行文
書各州縣追繳革除誥敕至是蘇州府差吳江邑
丞鞏德到彬家追奪且曰建文皇帝聞在君家彬
曰未也微哂而去明且師卽同兩比邳一道人入
雲南期以來年三月集于襄陽廖平家

敖英曰靖難師駐金川門是夕給舍御史四十餘
人逾城逃詰朝邏者覺察以聞文皇悉置不問已
而軍衛繫之纍纍畏死者歸附悉復其官今兵部
綁縛冊可按也然烏逝雲匿亦已多矣後來深山

窮谷有見其傭販自活禪寂自居噫志亦可悲矣
遺事所載雪菴和尚補鍋匠河西傭者此其類與
注曰按致身錄遜去者四百六十三人敖氏止云
四十餘人以知之未悉且未及外官故耳然雪菴
和尚補鍋匠河西傭等當時已有傳其名者吳江
丞微諷仲彬所以速建文之遠舉廷宰以爲從亡
諸臣之流亞理或然也

九月 師渡自鎮江道六合次于襄陽

按表忠記載從亡隨筆云吳江縣丞鞏德來彬家
踪跡師師遂同應能應賢程濟附舟至京口渡江
初出亡時羣臣皆衣葛重九夜同宿六合草店中
濟抱師足睡盡出葛衣覆其上師倡句云黃花滿
地帶霜開濟賢能各成一句遂從六合走襄陽至
廖平家師謂平曰吾僧也廖當易姓平遂寓師于
西山

錢士升曰貴池吳生應箕道其鄉黃侍中事云爾
時有二門生亦赴清溪死又言建文君出亡貴池
有鄉人余得華者夢神人語云明日有貴人過當

具酒饌以待質明華候于門君果至華肅以入君不一御酒肉華作諺語曰皇帝老官喫些也帶挈我君驚起走至今他人以爲談柄此二事聞所未聞乃知遺事尙多以俟後補

冬 師與濟賢能如蜀遂入雲南

從亡隨筆曰師在西山牛景先亦至居無何平舉家遯遷師畱景先于山中自與濟賢能入蜀遇馮灌于夔州時灌方寄食村中爲童子師師至其家畱三日而去

草莽史臣曰書適書如者志所往也書自書次者志所經也書入書至者志所歸也書從者名志其所捍衛也前乎此者四年之內改制用兵及殉難諸臣見于諸書故譜之略後乎此者三十八年游覽起居及從亡諸臣世不經見故譜之詳非吾有意于詳略也

